

长篇小说

百攸叟著

天外天

第三部

我佛慈悲

责任编辑：成蹊

装帧设计：成谷子

翻印必究



版權所有

ISBN 962-450-922-0



9 789624 509229

ISBN962-450-922-0/D • 46699

全套定价：港币：120元 人民币：120元

第三部 我佛慈悲

天 外 人

★

著 者:百攸叟

责任编辑:成 蹊

装帧设计:成谷子

出版发行: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三楼

电话:26706633 传真:26701382

印刷者: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字数:1265 千 开本:32 印张:50.5

2004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·香港

印数:3000 册 全套四本

ISBN962—450—922—0/D·46699

全套定价:港币:120 元 人民币:120 元

普尔回到家中闷闷不乐，只是低了头，用食指在石桌上划来划去的。他似乎看到衍蒂清瘦了，手臂儿削瘦了，头发也拖得很长，以致几乎把脸都遮了。他想，若不是自己要搭构一间房子，他们已经结婚了，也就没有了今日的思念。不过，她能活过来，这使他放下了心。他估计西侧也会像东侧一样，饿死了不少人，因思念而自绝的人也一定不少。他没有发现德丽莎和乌玛，也没有发现自己的岳父岳母，不知他们怎样了。东侧老人死得多，那么岳父母能健在么？他担心起来。他又后悔自己做手势告诉衍蒂说沙恭死了，若是让般度知道了，他会活得了么？不过，衍蒂不一定能清楚他手势的含意。

正在想着，丹特加走过来，道：“哥，你可看到德丽莎了么？”

普尔知道丹特加着急，忙道：“哪能看得出来？”

丹特加道：“般度呢，看到了？”

普尔道：“站在衍蒂身边的一个瘦个子，像是般度的。”

丹特加叹了口气道：“他一定在觅着沙恭了。”

普尔妈听了，走了过来道：“这孩子也苦了，他该不会知道沙恭的事吧。咦，不过，总有一天他会知道的。——沙恭也真傻！她为什么要走那条路呢？难道这国界……”说着，她扑扑簌簌地流下了泪来。

普尔和丹特加见妈妈伤心了，便不敢提德丽莎的事了。

第二天，忽然两个女兵走进家来，一个白服，一个绿装。

“我们打听了，这是普尔的家。但不知是么？”穿白服的道。

“是呀，这便是普尔的家。”丹特加忙站了起来道。

“那么，你是便是普尔了。”穿白服的问丹特加道。

“我不是，他便是。”丹特加指着坐在桌前的普尔道。“我叫丹特加。”

“啊，是了。”穿白服的叫道。接着，她又自我介绍起来：“我叫亚露丝，她叫贝丽德。”

普尔站了起来，问道：“两位女士有事了？”

“你们可还记得哈玛迪小姐？”贝丽德问道。

“自然记得，那是一位娇小、善良的女士。”丹特加道。“她跟我妹妹告别时，都泪涟涟的。”

“她怎样了？”普尔忙问。

“我便是哈玛迪的表妹——她姑妈的女儿。”贝丽德有些儿羞涩道。“她常常念着你们，说你们是土是水，只是担心着我们的士兵会骚扰你们，让你们吃苦的。”

“噢，我们也常念着她呢。”普尔说。

“那么，你们妹妹沙恭呢？”亚露丝睁了大眼看着丹特加，问道。

“你们要找她，有事了？”丹特加看了一眼亚露丝，又看了一眼贝丽德，脸色立即变得阴沉了。

“是呀，我们要同她交个朋友呢。”亚露丝说。

“我表姐要我替她捎来点东西。”贝丽德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绿色的布包，递给了普尔。

普尔接过了，默默的看着妈妈，好像要征求妈妈的意见，是不是打开来。妈妈泪流满面，只坐了一旁唏嘘着。丹特加示意要哥哥打开来。普尔犹豫了一阵，慢慢地一层一层地把那绿色的布包翻了开来。两个女兵只站了一旁怔怔地等待着。她们已预感到这家庭中可能发生了什么悲剧，也不便问什么。

普尔终于翻开了那布包，只见里面有许多照片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精致的红色塑料匣子。照片有几张是哈玛迪的独照，有几张是她同女儿的合影，有几张则是她同那也戴了眼镜的并且留了一字

胡的高个子丈夫的合影，还有几张则是她同几个老人——大概是她父母、公婆——的合影了。照片后面都写了字，普尔不认得，也就罢了。丹特加走了过来，一张张地拿了，又默默的端详了一番。看完了，他双手捧了，送到妈妈前面。老人很伤心，只拣了两张看了一下，便搁了一边。

老人噙了泪对两个女兵道：“你们不坐一坐么？唉，这儿满是灰尘，只怕让你们腌脏了。”

两个女兵见老人那伤心样儿，知道沙恭可能出事了，却又不便问，怕更加触动老人，自然也不便匆匆告辞，只好拣石磴坐了，一言不发的。丹特加给她们各自捧了一杯茶。

普尔又小心地揭开了那红色的塑料匣子。原来那里面嵌了一个精致的迪克手表。

普尔不知道那是手表，便道：“有什么用儿？”

“报时间的，是一只表。”亚露丝道。

“噢，谢谢哈玛迪小姐了。”普尔欠了欠身子，有礼貌地说道。

贝丽德走了过来，给表上紧了发条，表便格格地响了起来，那秒针也启动了，一下一下地跳动着。普尔没有心绪儿玩赏它，便连带匣子一齐交给了丹特加。丹特加也没情味儿把玩，便交给老人。

“那照片是两套，你们可注意到了。”贝丽德道。“表姐嘱咐过了，一套给沙恭，一套给叫什么衍蒂的。”

“噢，是了，我们记住了。”普尔道。“只是沙恭殁了，衍蒂在东侧。”

“殁了？沙恭，她竟殁了！”贝丽德哽咽住了，伤心起来。但是她怕老人更加愁恨百结，便暗自忍住了。

“唉，你们只想来到这僻远的地方，跟她结个朋友，却不知她竟……”亚露丝道。“只是那衍蒂大姐呢，不可把照片交给她了？”

“呀，亚露丝，你能不知道么？”丹特加惊讶起来。

“不知什么呢？”亚露丝天真地问道。

“这东、西两侧，完全被那国界隔绝了，来往不得呢？”丹特加道。

“有这事么？叫我都糊涂了！”亚露丝叫道。

“过两天，你会知道一切的，亚露丝！”丹特加说。“我们可没半点自由呢。”

“哎，也许是的，丹特加。”亚露丝道。“实在，我们在国内也不自由呢！要不，我们会来到这莽莽的大山中，压压的崖嶂间么？”

“你们是自愿来的么？”丹特加问。

“自愿？你以为是自愿？”亚露丝瞅了贝丽德一眼，又掩了嘴笑了，道：“不过，要说不自愿，却又是自愿的呢。”

“这又叫我糊涂了，亚露丝，怎能说自愿又不自愿？”丹特加道。

“呀，你这位大哥，可叫我怎么说呢？”亚露丝又嗤的一声笑了。“唉，罢了。我也说不清楚。”

“能说不清楚么？”丹特加说。“不过，有些事也难说清楚。”

“丹特加，你是说，生活像个多面佳人么？”亚露丝天真地问道。

“若是个佳人便也不错了。唉，倒是个可怖的煞星了。”丹特加诅咒起来。

“哟，煞星？”贝丽德颤兢着。“你来到了这世上，便觉奇幻，自然也就……”她显然想纠正丹特加，却没往下说。

“哎，你不来也得来了。”亚露丝道。“似乎有一种诱惑力，不过不能不说也有几分的压力。好在我们才十六七岁，事事好新鲜儿呗！要来也就来了。你看，这层层屏障，我一生来也不曾见过呢。”说着，她吃吃笑了，显得很快乐。

“请问，刚上飞机四人中，似乎有一个是阿里，还有一个是阿贡·汗，不知是么？”普尔站起来问道。

“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。”亚露丝道。“只知一个是偷

越客,都关了两三个月了;另一个是越境间谍,还是 B 国边防军的一个少尉呢。”

“那么,他们要受罚了?”普尔问。

“那偷越客先要送往 A 国,再引渡回 B 国。至于越境间谍,只怕要引起两国争端了。”贝丽德道。

“也会引起两国争端么?”丹特加问。

“自然。这是个敏感的地区。”贝丽德道。“要知道,两国为了边疆都打了一千多年仗了。”

“阿里会做间谍么?”普尔问。

“什么叫间谍?我们不甚清楚。”丹特加说。“若是偷窃什么,又有什么可偷窃的呢?”

“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让两国闹得这么僵?不可和解么?”普尔道。

“我们也解释不清楚。”亚露丝道。“这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争端,边界争端尤其多。所以,边境两旁的人民便苦了。”

“看来,要消除争端也难了。这世界怕只能这样了。”贝丽德道。

“不争不可以么?”丹特加道。

“国家要独立,又得维护它的尊严,谁愿忍受耻辱呢?”贝丽德道。

“B 国一千七百多年来都在侵略我们,想夺取我们的土地。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,时时准备反击呢。”亚露丝说。“不过,我们只是义务兵。四年一过,便转业回家了。国家事也管不了那么多呢。”

普尔和丹特加知道她们固执着祖国的观念,而且也是受了愚弄,又是兵,说服不了她们,说服了也没有用,便不想谈论这些了。

贝丽德伤心地道:“不知沙恭歿了多久了?”

普尔妈道:“快四个月了,孩子!”

亚露丝道：“但不知为了什么缘故？”

普尔妈道：“并不为了别的，只是为着国界。”

贝丽德忙问：“这国界怎样了？”

普尔妈道：“这国界把我们这村子的东西两侧完全隔绝了。”

贝丽德道：“就为这个么？”

普尔妈道：“她的未婚夫在西侧，见不到了他呢。”

亚露丝急了，忙道：“忧郁成疾了？”

丹特加道：“并不成疾的。他跳崖了。”

亚露丝脸色刷地变白了，“呀”的一声道：“她也太痴情了，何必这样呢？”

贝丽德道：“我表姐常说，你们要受苦了。却没有料到你们受了灾殃，沙恭都自绝了。”

普尔道：“我们村里都死了二十来个人了。”

亚露丝道：“全是思念的缘故么？”

普尔道：“还有饥饿，还有猛兽的侵袭，也不全是思念的缘故。”

亚露丝立了起来，跌足道：“竟会这样！可是，立国界之前便不饥饿，不受猛兽侵袭么？”

丹特加道：“也一语难尽的。不过，你们军队没来之前，我们自由得多，也安静得多。”

亚露丝道：“可是国防部官员说边界人们自由幸福呀。”

贝丽德道：“官员们全是这么说的，只有我表姐并不这么乐观呢。”

两个女兵说了一阵，便愀然索然地离去了。

妈妈道：“倒是两个烂漫无邪的女孩子，只是我们的丫丫莎去了，唉！”

普尔道：“妈妈，也罢了。你要自个保重才是。你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，爸也会……”

丹特加道：“人死不可复生。现在都在挨饿，身子差，你又担愁，还要悲伤，不就更坏了自己身子？待一日，这边界撤了，衍蒂嫂和德丽莎过门了，你老人家便不寂寞了。”

妈妈道：“只是般度这孩子又要受苦了。”

普尔道：“般度还不知道沙恭的事呢。”

妈妈道：“若刚才这两个囡儿是我女儿，我会许一个给般度的。”

丹特加道：“般度只怕失了沙恭，不肯结婚了。而且，那女囡会呆在我们这山野厮守么？”

妈妈叹了口气道：“不过说说罢了，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普尔对丹特加道：“你和迦梨若办的事如何了？”

丹特加道：“什么事儿？”

普尔道：“你竟忘了。察地形……”

丹特加忙道：“越过村后屏障的事么？我们查遍了，用了绳索，钩子和悬梯，都没法儿上去。这同西侧沟通的事，只怕要另外想办法了。”

普尔道：“培培没有回来。若他回来了，或许可以找到一条路呢。”

丹特加道：“也不见得。就是有，只怕也要绕很远很远的地方。”

妈妈道：“啊，是了，今日据说阿贡·汗也被押上了飞机。我是两眼昏花，看得不很清楚。不知你们看清楚了么？”

丹特加道：“看清楚了，是阿贡·汗。”

妈妈道：“不用说，他定是不放心，来看罗兰了。”

普尔忽然警觉起来，道：“他冒那大危险，要闯过边界，固然有看望罗兰的意思，只怕还有别的事了。”

丹特加道：“哥哥，你以为还有什么事呢？”

普尔道：“定是那边死了人，要报个信儿，或者有人重病了，要我过那边去看病呢。”

妈妈道：“只怕是了。德丽莎性儿脆弱，只怕要闹出个病来呢。”

丹特加听妈这么说，脸色大变。他急了，忙道：“妈，待我今夜摸过去看看她。”

普尔忙道：“丹特加，不可冒险！你没有见到皮甫要越过那国界被击杀了么？”

妈妈也忙阻拦道：“丹特加，你这么急性！若出事了，我也不要活了。”

普尔道：“或许是衍蒂派皮甫来联络的。”

丹特加不想再坚持偷越，只是问道：“联络什么呢？”

普尔道：“不外是商量逃跑的事么？”

妈妈叹道：“大家思念着，又在挨饿，士兵们也在不断骚扰，也只有逃跑了。只是，普尔，你们得想法儿联络上，早日逃离才好呢。”

普尔道：“妈，你放心，我们会想办法呢。只是这联络也难，我们得想别的办法儿。”

正说间，迦梨若来了。他削瘦了，平时腆着的肚腹儿现在凹下去，头发蓬乱，脸上平日那无忧无虑的神色也消失了。

普尔站了起来迎住他，道：“吃过中饭了？”

迦梨若打量了一下大妈，道：“中餐么，不过几枚果脯，随时可抓了嚼的。只是，果脯也所剩无几了。过不了几日，怕只能躺下来受死呢。”

普尔道：“你是来邀我们明日去采野果么？”

迦梨若叹道：“野果是要采集的，不然真的要饿得嗷嗷叫了。

只是，你们可是见了阿贡·汗昨日被押上飞机了？”

丹特加道：“看见了。你可知道为了什么？”

迦梨若道：“罗兰都气疯了，你们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呢？”

普尔妈听了，马上立起身来，寻了拐杖，道：“我都预感到了，罗兰会气疯的。普尔，丹特加，你们爸呢？”

丹特加道：“在后园种菜呢。”

普尔妈道：“罢了，你们两兄弟陪我去看望罗兰！”

普尔和丹特加忙上去扶了妈妈。迦梨若跟了。出得门来，迦梨若回头拉紧了门。丹特加让普尔扶了妈妈，自己便跑往后园，告诉爸爸，说是他们兄弟扶了妈妈看望罗兰去了。

丹特加跑了回来，只听妈妈道：“普尔，不要你扶，有这条拐杖便够了。我现在还能撑住。”

普尔放了手，只在一旁照料着。丹特加也不再上前，只跟了迦梨若。

迦梨若道：“大娘，你撑得住么？”

普尔妈道：“差不多，你们别担心。只是这些日子，身子确也虚劣了些，好在现在还死不了呢。”

老人颤巍巍地在前面走，后面三人跟了，一路到了罗兰家。

一进门。只见罗兰家挤满了人。除了罗兰爸妈和她兄弟丹尼、采迪外，纳珈、瓦拉、琼妮、贝丽，还有夏普、夏鲁、宙珙、努莱、蓬布都来了。

大家见普尔、丹特加、迦梨若拥了大妈来了，便都站了一边，让了一条路。来到内室，只见罗兰闭了两眼，气息微弱，躺在床上。

罗兰妈指着罗兰小声对普尔妈道：“她想是入睡了，暂且不要扰她了，你老只坐坐休息一会便了。”

可是罗兰却微微睁了一下眼，见了老人，便颌了颌首，又将眼闭住了。

老人凑了过去，附着罗兰耳朵道：“不碍事的，你只是放心好了。”

罗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只怕再也回不来了。”

老人道：“今日两个女兵来过我家呢。”

罗兰忙睁了眼问道：“她们说什么来着？”

普尔妈道：“她们来找丫丫沙了。”

老人说不下去了，只是抽嗒。罗兰倒又安慰起老人来，道：“都这久了，大妈不要再伤心了。伤心太过，会伤身子的。你看你老瘦成了这样子，头发都花白了，保重要紧呢。”

老人只好又道：“我们问了阿贡·汗的事。”

罗兰道：“究竟怎样？”

老人道：“说是偷越客，要送往 A 国，再引渡回 B 国呢？”

罗兰道：“回 B 国又怎样？”

普尔道：“自然又是送回我们这村子啰。”

罗兰道：“竟这么麻烦呀。但不知有危险么？”

普尔道：“危险倒不会有，只是你们要见面怕一时就难了。不过，东、西两侧人都一时难见面呢。”

罗兰见普尔这么说，虽然仍挂念着，却也安稳了许多，便坐了起来，道：“唉，我急坏了，也把你们急坏了。只要阿贡·汗没有危险，我也就放心了许多。你们也不必为我担心了。”

大家谈了一阵，便各自散了。

普尔和丹特加扶了妈妈回到家中，老人自去睡了。普尔爸从后园回来了，说是扯了萝卜大家吃一顿。大家常吃果脯，能吃上一顿淡水萝卜，自然都高兴。妈妈睡了，煮萝卜便由普尔操持了。

爸爸道：“若衍蒂和德丽莎有一个过门了，这家务事便不要你们管了，唉！”

丹特加叹道：“若沙恭在，她也会料理家务了。”

老人听了，不觉泪扑簌簌地淌了下来，把胡须都沾湿了。丹特加自觉失言，只好避到一个角落里发闷。老人见丹特加悒闷，便擦干了眼泪，默默地到灶边生起火来。

丹特加见了，忙道：“爸，生火的事，由我来。你只管坐一旁休息好了。”

老人让到一旁。丹特加便去生火，普尔在净洗萝卜。好一阵，萝卜才煮好出锅。萝卜切得太大了，有些还半生半熟的。普尔盛了一大钵，给妈妈留着。其余的一人一钵，大家净了手，萝卜还很热，也便抓了吃起来。

丹特加道：“这久没尝到萝卜，今日吃来，倒觉清甜，只是能有一钵酒便好了。”

老人也嗜酒，听了丹特加的话，只是低了头，一声不响。

普尔瞟了丹特加一眼，小声地安慰老人道：“爸，明年会有好年景，收获了，要给你煮几缸好酒的。”

老人叹道：“普尔，你糊涂了么？这儿还能待得下去？你不早想办法带着大家逃跑么？”

正说间，只见亚露丝和贝丽德又来了。她们各自提个小包裹，笑嘻嘻的，进了屋。普尔和丹特加忙站了起来迎住她们。老人忙放下钵子，要让座位。两个女兵不要老人让，便自个拣了位置坐了。

亚露丝朝前俯了身子，向丹特加道：“这位老人是你爸爸了？”

丹特加道：“是的。都快六十岁了。”

普尔忙向老人介绍了亚露丝和贝丽德。老人只是“唔……咿……”的应着，点着头，心里儿却想起沙恭，眼眶也红润了。

亚露丝见老人眼眶红润了，知道他痛苦，便转了话题，道：“丹特加，你们刚才说什么来着？”

丹特加不便提及要逃跑的事，便道：“我爸爱喝酒。今年粮食

没有了，酒也没有喝了。我们只是说这个，并没有说别的。”

贝丽德向老人道：“老人家，我们不知道你喝酒，要不我们便带瓶酒来。这里给你带来军用饼干，不多，请收下吧。”

贝丽德把小包递给了老人。亚露丝也把自己的小包送了过去。

老人接过了，道：“为什么送些饼干呢？”

贝丽德道：“你们都饿得瘦成这样了，再不吃点麦食，便难维持住了。我们每天领一份饼干，今日的便留给你们了。”

普尔道：“那么你们今日吃什么？”

亚露丝道：“这饼干只是副食，我们还有主食，比如米饼、面条和面包之类。”

普尔问亚露丝道：“你这位小妹妹，在队伍做什么事儿。”

亚露丝笑道：“我么，治个小病，算个医务员，也管管士兵的内务的卫生，算个卫生员，还得管管伙食，便是事务员了。可以说，是一身兼数职的。”

丹特加笑道：“你倒是个多面手了。”

普尔又问贝丽德。贝丽德有几分腼腆，亚露丝便代她说了：“她么，我们队伍中的文书，墨水罐子，书令史呢。”

贝丽德瞟了亚露丝一眼，赧红着脸，嗔道：“我说得上是个书令史么？其实这佐理案牍的事，我是一些儿也不懂呢。”

丹特加道：“我们并不懂这些。你们一定是很会办理事务的了。”

亚露丝道：“是呀。不过贝丽德和我对针黹女工的事一点也不懂呢。”

贝丽德道：“缝纫刺绣的事，只怕今生与我们无缘了。”

普尔和丹特加听了，都笑了起来。

说了一会，两人便起身要走。

老人道：“不坐一会儿么？”

亚露丝道：“不能久坐了。我们那个科波少尉常瞪火眼，竖浓眉，要求严厉，不许我们外出呢。我们全怕了他。”

普尔问道：“可是这次同你们来的？”

亚露丝道：“是的。”

普尔道：“那么蜜多少尉呢？”

亚露丝道：“两人同样是少尉，只是蜜多是正排级，科波是副排级呢。”

老人道：“你们两个倒是纯真的孩子，欢迎常来玩啊。”

两人鞠了躬，便拉了手，像两只黠猫，嘻嘻地走了。

老人见了那模样，不由得又想起沙恭来，便一旁发起怔来。普尔打开了那个包，只见里面是金黄的饼干，一块块的，做工精致，薰香扑鼻。普尔要老人尝一尝。老人只是摇头，说待会儿再食。

丹特加知道老人心事，便道：“你老人家也不必老为了沙恭伤心呀。妈也身体不好，你老人家伤心太过，妈也会更伤心。这日子本来就过不下去了，你又常常伤神儿，一家人的日子便更难挨了。这两个女兵倒是很慧敏机灵的，她们一定会常来看望你老人家的，不可让你老人家开开心么？”

老人叹了口气道：“自然，我见了她们，就像见了沙恭一样。若能常来，我倒是很疼爱她们的。我想，你妈也一样呢。”

说了一会，老人也睡去了。冬季了，日子短，家中又没有可充饥的，大家身子又亏虚，便只好睡觉。普尔把饼干收藏了，便同丹特加商量了一番明日围猎的事。接着，两人也各自睡了。

第二天大早，村里壮年男女便一齐出村子打猎了。普尔家只剩了两位老人。为了防止凶兽侵袭，两人老人把门堵得紧紧的，只在家中闲睡。

大约中午时刻，有人来敲门了。普尔爸起了床，开门一看，见